

海水的味道

■顾丁丁 高丽媛

次,为部队节约维修经费数百万元;连续10年担任机电兵“教头”,为船艇大队培养了大批机电骨干和专业能手,大家都亲切地称他“刘教授”。

机电兵,维护的是船艇的“心脏”。在船艇航行过程中,机电兵需要在机舱值班,密切观察机器运转情况,寸步不离。高温、高噪音、柴油味浓重的机舱里,空间和照明都极为有限,常人难以忍受。有一次,船艇经过一处水深、涌大、流急的海域,年轻的战士全部晕了船,苦胆水都吐出来了,甚至连舱室都待不住,裹着被子躺在后甲板上。刘如军当时已经是十几年的“老船艇”了,状态还不错,便代替年轻的机电兵到机舱值班。

当时机舱温度超过40℃,受浪涌影响,船体摇摆剧烈,马达偏偏又出现故障。刘如军在高温下工作2个多小时,汗如雨下。等换好马达,一次开机试车成功,他的迷彩服湿透了,挤出来的汗水能填满一只迷彩鞋。

二

为船艇“看病”近20年,刘如军练就一身绝活儿。船艇很多型号的柴油机他都进行过多次拆卸安装,原理结构早就烂熟于心,单凭望、闻、问、听就能判定故障。

2016年,部队执行演习任务,按要求船艇要在10分钟内脱离码头,可就在这时船艇主机冒起黑烟,关键时刻“趴窝”了。时间紧迫,上级通知刘如军马上“出诊”。他赶到现场,立刻钻入机舱,启动主机加速、减速,发现柴油机运转良好……到底是哪儿出了毛病?他侧耳倾听——声音沉闷,还能听见一股糊味,“肯定是燃油系统有问题!”他据此判定“病症”所在。果不其然,在高压油泵与驱动件的连接处,螺栓松动使供油定时错误从而冒黑烟。从检查到排除故障,整个过程不到5分钟。

2017年,大队有一台船艇辅机出现故障,被请来的厂家高工判了“死刑”。“一台辅机10多万,报废了太可惜!”刘如军不甘心,主动向大队领导请缨要修修看。他带领两名骨干查资料、对图纸,拆装、测试辅机的每个部件……在狭小的机舱里,身高1.8米的刘如军蜷缩着身体,钻进密密麻麻的管路之间,在闷热而嘈杂的环境中,历经一个星期的攻关,最终排除故障,救活辅机。

在外人看来,刘如军排除船艇故障

总是信手拈来、手到病除,其实,成功没有捷径。“机器故障有时候并不复杂,但很多人就是解决不了,这需要理论知识、实践经验和直觉灵感的融会贯通。”

都说“师父领进门,学艺在自身”,可刘如军与90后、00后年轻战士不同,他从入门起就没有师父带路,全靠自己琢磨。在大队,老兵们几乎都知道刘如军的一桩趣事:刚结婚的时候,爱人来队,正赶上船上机器出现故障,问题久攻不下。他的痴劲儿一下子上来了,晚上挑灯夜战查阅资料,白天钻进机舱反复摆弄机器,对着机器一坐就是大半天,简直像走火入魔。整整3天,船艇问题解决了,爱人却不见了,原来是一气之下回老家了,还给他撂下一句话:“你跟机器过日子去吧!”多年后,每当想起这件事情,刘如军呵呵一笑:“这机器也跟媳妇儿一样,要懂它、敬它、爱它,摸清它的脾气秉性,才能默契配合、亲密无间。”

聊起爱人张玉兰,刘如军欲言又止。他知道她的付出实在太多。2019年,张玉兰老是咳嗽,刘如军几次催她去医院检查,但她不愿独自前往医院,就安慰刘如军:“没事,就是感冒咳嗽,过一阵子就好了。”后来家里发洪水,张玉兰一个人楼上楼下搬家具,一下子累倒了。刘如军回家后背她去医院,竟查出是肺癌早期。突然而至的噩耗,重重地砸在刘如军的心坎上。治疗前期,他瞒住妻子,骗她说是“慢性炎症”,可时间长了就“露馅”了。毕竟刘如军不能经常回家,就在张玉兰自己去医院拿药那一次,她看到了单子,受到巨大的打击,心情一度抑郁。经过一年的治疗,她的病情才算稳定。

三

船艇需要细心照料,家庭也需要。2012年,刘如军已经满足转业条件,家人都盼着他回去,他觉得也许到了告别的时候。然而船艇大队即将接领新装备,急需机电高级技师,领导诚意挽留他。内心深处,刘如军也舍不得他的船艇,思量再三,决定留下来。任职命令还未下达,他已经踏上了接装的征程。

技术过硬,敢于担当,十几年来,每一次接装,刘如军都是必不可少的带头人。2019年,他前往大连接一艘新型综合保障船。这是大队有史以来接装的吨位最大、设备最先进的新型船艇。

“你们此次任务比以往更艰巨,不仅要检查检验全船设备的性能及质量,还

务必把新船弄懂,摸透,在最短时间内让新船形成战斗力!”出发之前,大队领导殷切交代。

到达现场后,刘如军立即走进船舱,对全船7000多根管路、10万米电缆线,一根根地熟悉,一米米地摸索,仔细阅读说明书、反复和工厂工程师沟通,总算做到心中有数。他发现该船空调及取暖设备存在设计缺陷,不能根据室温自动控制设备运转,需通过人工手动控制送风机,当即与船厂技术人员沟通,建议改装自动控制的送风机。然而船厂技术人员研究了很长时间都没有拿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最后以“超过合同规定的内容”为由拒绝了改装要求。

刘如军决定自己研究改装方案。船艇接回大队后,已经是11月份,面对寒冬,取暖问题愈发突出。刘如军对着图纸认真研究,查阅资料,咨询专家,经过近30次试验,在风机控制线路和温度控制器之间加装4根控制线,实现了送风机自动启停的功能,彻底解决船艇冬季取暖难题。

一茬茬的年轻士兵来到船上,刘如军已然是“前浪”,可他不但不服老,还不断更新自己,带动“后浪”。从实战需求出发,为教而研、为战而研。刘如军似乎已经忘了,还有几年自己就要退休。但他没忘,当前要务是培养人才,不能让船艇人才断层。“现在的年轻战士心思活络,我最担心的就是他们不能静下心来学习东西,希望能在退休之前把我会的东西都教给他们,希望他们都能超过我们。”

春去秋来,在狭窄、潮湿的机舱里,刘如军常常躺着进、钻着出,凉着背、闪着腰的情况时有发生,他因此患上腰肌劳损,常年的机器轰鸣声也对他的听力造成影响。“天天给机器看病,你自己一身病也不知道治一治。”听到妻子张玉兰抱怨,刘如军抬起手伸到她的鼻子下面:“你闻闻,我手上有什么味道?”张玉兰一脸疑惑:“啥味儿啊?”“海水的味道,你没闻见?”张玉兰一拳打在他身上:“我看你是魔怔了!”夫妻俩笑作一团。

对于刘如军而言,“这一辈子与船艇很难再分开,自己就铆在这片海了。看到船艇的‘心脏’跳动有力,我就感觉自己身上特轻松,好像有使不完的劲儿!”每天面对船舱里的“铁疙瘩”,刘如军的目光总是充满专注与热情。机舱的机器设备自然也给了他最真诚的回馈——只要一面对他,它们就会变得温顺。从机电兵到高级技师,26年的青春在海岛筑梦,他说,军旅是一次长跑,青春无悔……

大自然之物并没有属于谁,只要你有闲情逸致欣赏,你便是一切美景的主人。他在《赤壁赋》中亦写道:“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可见世界是同一个世界,有人可得万物之美,有人却两手空空、心头亦空空。

那么,在这个冬天刚刚开始的时候,告诉自己,记得停下来多看一看周遭这稍纵即逝的美好,记得多分一点时间给重要的人,记得给至爱多带去一些呵护。

欢心悄然至,期待一场冬。一起等待听雪的时刻吧,听雪扑簌簌地下,落在瓦楞上,听雪压在松枝上的咯吱声和化成水后的滴答声。“落下的雪花不见了,但灌溉了我们的‘心田’。”山河极美而不言,却能唤起我们心底最寂静的欢喜。这些都是生命里最有滋味的清欢。

文化视界

“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啊,延安,你这庄严雄伟的古城……”听着这激昂高亢优美的旋律,我们不由得想起一位杰出的人民音乐家——郑律成。其音乐作品跨越国界、飞跃时空,始终充盈着革命理想主义的豪迈和革命英雄主义的豪情,砥砺和激发着几代军人从胜利走向胜利,彰显出持久的政治生命力和永恒的艺术魅力。

由长春电影制片厂和延边广播电视台总台联合摄制的彩色数码立体声故事片《走向太阳》,是一部描写朝鲜族作曲家郑律成成为中国革命胜利而奋斗和工作的音乐故事片。这部带有纪实色彩的人物传记片以雄浑的气势和细腻的笔触,浓墨重彩地展现了郑律成在抗日战争中以饱满的创作激情和不懈的艺术追求,与公木(原名张松如)、莫耶(原名陈淑媛)等文艺工作者在抗战旗帜指引下,意气风发,精诚奋进,共同创作《八路军进行曲》《延安颂》等红色经典音乐的艰苦岁月和辉煌历程。影片还精美细致地抒写了郑律成在战火纷飞的时代,与八路军女战士丁雪松甜美温馨的爱情故事,让观众在追循革命艰难历程的同时,感受人民音乐家多姿多彩的人生和浪漫主义的情怀。

郑律成出生于韩国光州一个农民家庭,父亲是一个朴素的爱国者,大哥和二哥很早就参加革命并且来到中国,成为我国早期的共产党员,后来为朝鲜和中国的革命事业献出宝贵生命。日寇侵占朝鲜三千里江山,郑律成的父亲被捕后,1933年,母亲让年仅15岁的郑律成到中国投奔已经参加抗日战争的哥哥和姐姐。郑律成在南京参加了朝鲜抗日团体“义烈团”,1935年加入“朝鲜民族解放同盟”,从事抗日活动的同时利用业余时间学习他所钟爱的音乐。在上海,他得到地下党员穆兰的救助,也得知哥哥姐姐牺牲的消息,更加激发了他投身抗战、报效民族的信念和意志。1937年,经组织推介,郑律成满腔热情地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延安及前线的见闻使他处在前所未有的亢奋之中,他遇到了质朴的战士、默契的同行、温暖的伴侣,艰苦卓绝的斗争使他的音乐天赋和才华像火山爆发似地喷薄而出……

伟大的历史孕育杰出的人物,杰出的音乐谱写壮丽的历史。音乐能直观地反映一个民族的心理状态和精神风貌。在艰难困厄的抗战时期,在偏远贫瘠的黄土高原,诞生了一批脍炙人口的经典音乐,这难道不是奇迹吗?作为抗战御虏的坚强战士,郑律成以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贡献了全部才智。这部影片是后辈为他唱的一首颂歌、写的一阙诗章,让其音乐作品不被历史的灰尘掩埋、不被岁月的沧桑遮蔽,永远涌动在人们的精神世界中。

影片展现了当时数万青年奔赴延安的盛况,形象地刻画了郑律成的合作者——爽朗的莫耶、坚韧的公木以及亦师亦友的冼星海,让我们看到他们之间那种亲密无间、情同手足的战友关系,在艺术上“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砥砺关系。尽管物质相当匮乏,但精神绝对富有。延安自由、宽松、健康、向上、民主、团结的政治空气,成为催生艺术家创作灵感的最好土壤。

郑律成的抗战作品是血与火熔铸的产物,是智慧和生命浇筑的结晶。五彩的音符在枪炮轰鸣声中跳跃,铿锵的旋律在冲锋陷阵的喊杀声中飞扬。当创作遇到困难时,是炮火的洗礼和战友的生命让郑律成最终找到《八路军进行曲》更准确的音调。前线归来的公木讲述战场的惊心动魄、战争的惨烈悲壮,使后方的艺术家们缄默和沉寂。但在这缄默和沉寂之后是

我是一个等待冲锋的战士

■聂建国

我是一个等待冲锋的战士
布满弹孔的靶纸
在向我低诉
遗憾我只能对它瞄准

我是一个等待冲锋的战士
沾满泥土的战车
在对我倾诉
希望我带它驰骋沙场

我是一个等待冲锋的战士
世界还不安宁
通往和平之路的沟壑
请用我的身躯填平

我的胸膛
需要一颗子弹
它能记住冲锋的军号声

还能记录我对祖国的忠诚

海的那边
需要一座坟墓
随我埋葬的
还有那淡淡的乡愁

山的那边
需要一块磐石
用来篆刻
共和国的界碑

母亲,请放心
我准备好了
从靶场走向战场
我始终枕戈待旦
执戟先驱
绝不做一个“和平兵”

穿越时空的永久魅力

——重观故事影片《走向太阳》

■刘金祥

另外一种形式的战斗,冼星海、郑律成、贺绿汀等一批青年音乐家激越难耐,热血沸腾,创作出无愧于战士伟大精神的艺术作品。如此等等,都揭示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实践是人民艺术家创作源泉的历史观和艺术观。

日寇使郑律成家破人亡,延安成为他的新家。这个家是广义的革命大家庭,同时也找到了相濡以沫、志同道合的终身伴侣。丁雪松不是女艺术家,后来成为新中国首位驻外女大使。革命队伍中两性关系的纯洁、恋爱中男女的拘谨与羞涩、丁雪松对郑律成作品相当内行的品评,不仅调剂了影片的气氛,同时具有更为深刻的意蕴和丰赡的内涵。

艺术家本人独特的气质和才能,是诞生伟大作品的本质原因。这是他人难以替代的。郑律成必须首先使自己燃烧起来,鲜血达到沸腾的程度,才有可能谱写出那些点燃别人热情、砥砺战士士气的乐章。同时,他必须有出众的才情,才能创作出与这场壮烈决绝的伟大斗争相匹配的伟大作品。影片着重表现了《延安颂》《八路军进行曲》的创作过程,它们是郑律成的代表作。前者是独唱抒情曲,激昂高亢,是满腔挚爱的流露;后者是合唱进行曲,威武雄壮,是坚定意志的呼声。它们是不同的两种风格和类型,但有同一性:前者在婉转中不乏铿锵,后者在豪迈中依然悠扬。

作为音乐影片,它具有浪漫的风格。在演唱郑律成歌曲时,影片作者索性打碎影片故事的历史时空,交错叠现出包括今天在内的不同时代的人们演唱的同一首歌曲。这不仅显示了音乐穿越时空的永久魅力,也表现出影片作者不能自己的诗人情怀。观看这部影片,如同置身歌的海洋,观众的心潮被音乐汹涌澎湃的波浪激荡。郑律成的音乐作品是不朽的,郑律成的高洁风范更是不朽的!

国防纪事

落日的余晖铺洒在海面上,宁静的军港微波荡漾。

见到一级军士长刘如军,是在一个夏日的傍晚。他保障演习任务,在青岛靠岸,爬出船舱的时候满身满脸都是黑乎乎的机油。青岛军港的战友吓一跳:“老刘,这是咋了?”“噫,主机油管裂了。”刘如军和平日里一样,依然笑嘻嘻的。换下的迷彩服不能穿了,他换上一套干净的,但是脸上手上的机油一时半会儿还洗不干净。匆匆吃了饭,他又随船艇驶入了黑夜。

再次见到刘如军,他正蹲在甲板上进行水泵修理教学。他有点喘,汗水从帽檐渗出,砸到滚烫的甲板上立刻消失得无影无踪。如同长年服役的船艇一样,总有这些小毛病——他的心脏不太好,颈椎也不太好。老兵看上去还有些虚胖,你不会想到他曾是比武场上的“王者”。

2011年,全军船艇专业比武。刘如军遇到了他的老友,也是他的老对手。老友开玩笑说:“老刘,你一来我们都没有斗志了,干脆回家得了!”“哪里哪里,比武场上没有常胜将军,大家都有机会。”话虽这么说,可刘如军内心还是有点忐忑。他就是奔着第一名来的,既然名声已经打出去了,不拿第一,颜值上也过不去。比武开始,理论、体能他全部领先,却在装卸喷油器时出了状况。他装卸两边仍然失败,一番检测后发现喷油器是坏的,便要求更换重做。考官左右为难,遗憾地对他说:“你的实力确实很强,但今天运气不好,规则不允许你重做一次。”那是刘如军唯一一次比武场上抱憾而归。

那次比武失利让刘如军意识到,军旅并非是一次短跑冲刺,而是一次长跑、一场漫长的坚持。军旅的光荣和成长不在于某个高光时刻,而是在在看不见的地方洒下的汗水。

26年——谈到自己的兵龄,刘如军笑着说“没想到”。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他送走了一茬茬的兵,却把自己铆成了这块“铁疙瘩”上的一颗螺丝钉。这些年经他手维修的船艇装备超过900台

一瓣心香

立冬,十月节。立,建始也;冬,终也,万物收藏也。水始冰,地始冻,雉入大水为蜃。立冬是冬季的开始,也意味着2020年的秋已经过去。也许你还没享受和欣赏够这宜人的秋,就已喟叹“哦,原来已是初冬了呢”。

秋天总是格外短暂。“秋老虎”让人感觉夏日尚在,天气转凉不久立冬便悄然而至,不知不觉已沉浸在有暖气的屋子里。在此之间真正意义上的秋日无非寥寥几日,若不用心感受,倏忽而过,秋日已是昨日。

然而,秋天是一个丰厚的季节,不仅仅是收获海鲜瓜果等物质,也让人内心

立冬杂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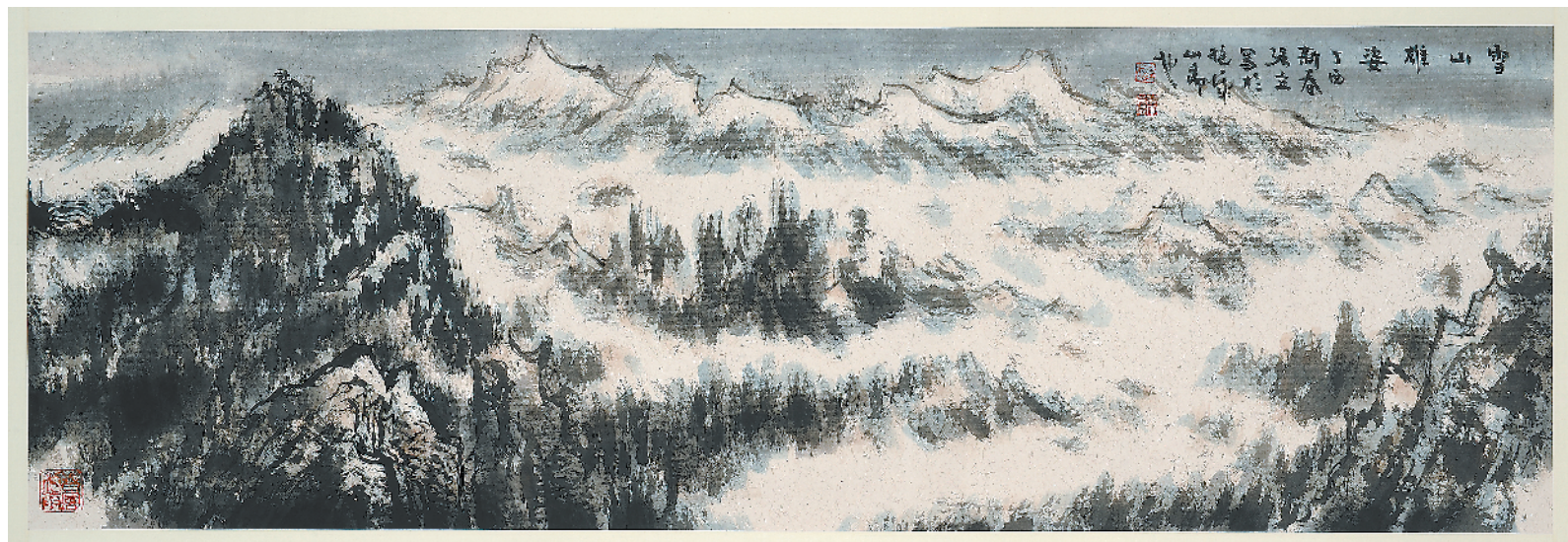
■林嘉

充盈。这个时节,硕果累累,桂花香甜,银杏灿然,天空湛蓝,空气清爽而通透,蟹肥而鲜美,家里的猫咪慵懒地蜷缩在阳光下,这种美好太让人沉醉。当秋风萧瑟吹起满地落叶,更会吹起人心底的往事。最后,十月的秋风一定是停在人的情丝中,伴着想念的人、期待的事和本以为已经忘记的故事。

《唐子西文录》里有这样一句诗:“山僧不解数甲子,一叶落知天下秋。”是说山上的和尚不晓得如何计算甲子日历,只知观察自然,看到一片树叶落下,便知天下已入秋。对如今的都市人来说,季节的更替感仿佛逐渐在消失,自然界的变化也很少会让我们心动。人们洞察季节的变化,已不是从大自然中察觉,而是从路过菜市场、看见上市的蟹子,打开电视,听到推销的保暖用品中,木木地意识到天气转凉,已是秋日。

若能感知天下,能与落叶飞花同呼吸,能保有在自然中谦卑的心情,就是住在最热闹的城市,秋天也不会远去。如果眼里只有尘世琐事,即使在路上被落叶击中,也见不到秋天的美。还记得儿时时在乡下,春日里野花烂漫开放;夏夜庭院里老人摇着蒲扇拉家常,我们听着蛐蛐叫、追着萤火虫跑;秋天上山摘下红红的大苹果,在衣服上蹭蹭便急着送到嘴里;冬天在雪地里撒欢,把欢声笑语都留在那片雪白的天地。而如今萌芽的春、绿荫的夏、丰硕的秋、寒峭的冬,在都市生活的脚步匆匆中越来越少地被感知与触摸。

不过,诗人对生活的感受力大概是骨子里就具有的,他们可以将尘世的烟火淬炼成光,可以让远在天边的幻想化为身临其境的经验。苏东坡有言:“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意思是



雪山雄姿(中国画)

杨强立作